

民初詩人蘇曼殊

襟夢庵

(一) 曼殊的身世

一代才人蘇曼殊字子穀，小字三郎，後改名玄瑛，法名博經，號曼殊，廣東中山縣人，清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八月十日生於日本橫濱，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五月二日卒於上海廣慈醫院，年三十五歲。其短短一生，如電光石火，倏忽消逝。古今中外，這樣英年早逝的詩人頗不乏人，如唐代王勃，李賀；清代黃仲則，納蘭性德；英國的拜倫，雪萊都是。豈真所謂「上帝忌才」，「玉樓赴召」，是耶？非耶？曼殊雖生於日本，但他風格與思想，則純是中土文人的傳統，且熱愛中國與中國文化，並無日本人習氣，平生也未翻譯過一本日文書。他最喜吃中國甜食，西洋糖果，尤喜吃中國菜肴。辣子雞一吃三大碟。八寶飯一吃數盤。糖炒栗子，月餅等茶食則嗜之若命。終至吃得腸胃失調，患上嚴重的胃病，然未聞他喜吃日本料理。是其精神與物質生活，都先

天有中國文人氣質。且像貌文秀，正是南方才子

的典型。日本男子那有這樣瀟灑的人物！只從外表看，他有中國血統已無疑問。然而曼殊的身世却一直是一個謎，他自己也一再說「身世有難言之痛」。并在「潮音跋」與「斷鴻零雁記」中表示他是一個純粹日本血統而歸化中國的人。所謂「難言之痛」或許就是指此而言。

曼殊少時，正是民族主義興起，漢族光復運動極盛時代，他生逢其會，在東京加入同盟會，所交遊的人物都是一時的豪傑，革命元勳。他躋身其間，高唱民族革命，揚大漢之天聲。但一念及他原是一日本人，則不免有難言之痛了。他本可以際會風雲，獻身國家，但他終於遁入空門，坎坷以終，定與其身世有關。曼殊的交遊甚廣，最接近的有章太炎，邵元沖，柳亞子等。章太炎為曼殊畫譜作序，有謂其父蘇傑生「娶日女河合仙得玄瑛」（玄瑛為曼殊未出家時的本名）這一個「得」字用的很含蓄，不知此老何意。豈有所諱歟？柳亞子則於曼殊死後先後為他作了三篇傳記。第一篇傳記說曼殊父親為中國人，即廣東香

山巨商蘇傑生，在日本橫濱娶日女河合仙為妾生曼殊。第二篇傳記說他純是日本人，父名宗郎。父死河合仙改嫁蘇傑生時帶至蘇家者。（此係根據曼殊自著之潮音跋及斷鴻零雁記）第三篇傳記則係根據蘇傑生另一妾小陳氏口述。謂蘇傑生在橫濱時僱一日本下女，年十九，胸有紅痣，按相法，當生貴子，遂納之，生曼殊。三月後下女歸寧不返，傑生乃以曼殊交河合仙氏撫養，故曼殊終生不知其生母為此紅痣少女也。此說最後出，被日人米澤秀夫探入「曼殊之生涯與作品」一文中。民國二十三年，又被文公直探入「曼殊大師傳」中，遂成定論。

又柳著蘇玄瑛傳載：「曼殊，清末在東京參加同盟會，當時在東京的才智之士，均爭欲與曼殊遊。及南都建國，諸公皆乘時得位，爭欲致玄瑛，而玄瑛方鴻冥物外，足未嘗履其門，時論高之。又生平口不言錢，而揮手盡萬金。值賞絕窮餓不得餐，則擁衾終日臥。怡然弗以為困……」曼殊的生活與性格，遺世而獨立，於此可見。

杜甫懷李白詩云：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！」這兩句詩，可以移贈當時的蘇曼殊了。

(二) 曼殊的詩歌

民國初年，從清末同光體典重的詩風中解脫出來的詩人有很多位。其中以蘇曼殊的詩最爲人所愛好。譽者謂其詩「儁麗綿渺，却扇一顧，傾城無色。」堪稱妙喻。在詩的造詣上，蘇曼殊與于右老（右任）是民初南北二傑。右老的詩如黃鐘大呂，曼殊的詩則旖旎風流，風格雖不同，其有開創氣象則一。曼殊的詩情辭綺麗，雅俗共賞，尤其詩中有一種感傷的情調，正合於那一轉變時代的氣氛，青年人尤愛誦之，故流傳普遍，風行甚久，非他人所及。然曼殊的詩才九十九首，可見好的作品，不一定以多爲勝。論者云：「有



大詩人蘇曼殊童年時代與其乳母合照。

清新靈感之真性情文字，百世不乏其知己。」誠然不錯。又謂：「曼殊詩文之受普遍歡迎，其生時當不及料，蓋曼殊生平作詩文，作畫，初無好勝之心，更無釣譽之想；惟以天真赤忱，表其心臆，故能傳人所不能傳，以心聲成天聲，仗天才而神化……」曼殊的師友，都說曼殊是位天才文學家，他一生坎坷，並未受過完全教育，亦未嘗專心致力於學，而國文，梵文，英文，法文，日文，無一不精；詩，文，小說，乃至佛學，哲學，無不精湛。我常想清末自戊戌維新，辛亥革命，直至五四運動，是文人才士最多的時期，蘇曼殊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。若與那時相較，以後頗有「萬靈不下」之感了。

蘇曼殊是一位短命詩人，他的詩只可分爲青年及壯年二期。姑以民元爲界，他早期的詩多在清末，所以我稱他爲民初詩人，是因他參加革命，開創新風格之故。如其民前九年「以詩畫留別湯國頓」二絕句云：

蹈海魯連不帝秦，茫茫烟水着浮身；
國民孤憤英呼淚，灑上鮫綃贈故人。

海天龍戰血玄黃，披髮長歌覽大荒。
易水蕭蕭人去也，一天明月白如霜。
這兩首詩顯然是受了

當時的時勢影響，有一種撫劍而起，從事革命救國的氣概；與清末維新諸君子及革命人物的詩風差不多；慷慨悲歌，清新峻拔，頗有壓倒時流之勢。這兩首詩，不是曼殊的本色，也不是他的代表作，但是他集中最雄偉的兩首詩。從這兩首詩中，看曼殊的志業本可無量，無奈他身世有難言之痛，生活的經歷又苦，以致消沈下去了。曼殊作此詩時年二十歲，在日本已加入義勇隊及國民教育會，從事革命救國工作。歸國後在上海辦報，蘇州任教。又其民前五年兩首絕句云：

白雲深處擁雷峯，幾樹寒梅帶雪紅，齋罷垂垂渾入定，庵前潭影落疏鐘。（住西湖白雲禪院）

海天空闊九泉深，飛下松陰聽鼓琴，明日飄然又何處？白雲與爾共無心。（題畫）
時曼殊已在廣州惠能寺出家，詩風一變，有超然出塵之致。但曼殊是性情中人，不能長留於空寂界中。於是又回到塵世，由港而滬，又東遊日本，遇「調箏人」，曾一度陷入情障。然他的境界很高，只在詩文上表達愛慕的情操。據傳他在風月繁華場合，婦女滿前，他只閉目打坐。于右老曾有詩詠之云：「正是紅樓入定時。」此種境界，豈是一般人所及！然其在詩中，却寫得一向情深，如其詠調箏人詩云：

桃腮檀口坐吹笙，春水難量舊恨盈。華嚴瀑布高千尺，不及卿卿愛我情。
烏金凌波肌似雪，親提紅葉索題詩，選君一鉢無情淚，恨不相逢未覓時。
石頭記作者稱書中男主角爲情僧，那是情緣

斷後才出家的。蘇曼殊則是於出家後又墮入情障，倒是真正的情僧了。曼殊為人，天才橫逸，詩文以外，繪畫亦甚超脫。才大的詩人，如天馬行空，難定於一境。他的入空，入情，學佛，學畫，都不過是尋求精神生活的滿足而已。曼殊青年時期在日本與上海有很多奇遇，也作了不少好詩，其時約在民國前五年至二年。如下二詩云：

孤燈引夢記朦朧，風雨鄰菴夜半鐘。我
再來時人已去，涉江誰為採芙蓉？

柳陰深處馬蹄驕，無際銀沙逐退潮，茅
店冰旗知市進，滿山紅葉女郎樵。

這些小詩風格又略變，有含蓄美；像陸放翁，王漁洋，也像龔定盦；超脫與情懷兼而有之；都是上乘之作。而其中延平郡王故居一首，尤為感人：

行人遙指鄭公后，沙白松青夕照邊。極
目神州餘子盡，袈裟和淚伏碑前。

真有一心皈依，無限景仰之情。鄭成功的母親也是日本人，身世與曼殊相同，一在明末，一在清季，二人一文一武隔代相映，故曼殊對之十分景仰。此外曼殊早期尚有最膾炙人口的兩首詩

秋風海上已黃昏，獨向遺編弔拜命。詞。
客飄零君與我，可能異域為招魂。（題拜命集）

春雨樓頭尺八簫，何年歸看浙江潮？芒
鞋破鉢無人識，踏破櫻花第幾橋。（本事詩之一）

前首是曼殊懷念英國十九世紀大詩人拜命的

詩，曼殊曾譯拜命哀希臘詩為中文，其才華橫逸，生命短促亦與拜命同。此詩是民前二年作於上海。後一首詩作於日本，可以說是曼殊的代表作，詩中所表現的景物與情操之美，意境之蕭灑超脫，可為其諸作之冠；也最能代表他的生活情調。故此詩流傳最廣，幾可說有井水處都能歌「尺八簫」。關於右老最欣賞此詩。

曼殊壯年時期的詩，可以民國元年為始，這
年他二十九歲，有四首五言絕句甚好：

日暮有佳人，獨立瀟湘浦。疏柳盡含烟
，似憐亡國苦。（為玉鸞女弟繪扇）

一曲凌波去，紅蓮禮白蓮，江南誰得似
，猶憶李龜年。（贈歌者）

來醉金莖露，胭脂畫牡丹。落花深一尺
，不用帶蒲團。（柬法忍）

萬物逢搖落，姮娥耐九秋，綺衣人不見
，獨上寺南樓。（懷法忍，葉葉）

這些小詩神韻極矣！即唐宋名家集中亦不多見。王德鍾說曼殊的詩如「幽幽蘭馨，天外雲霞」別有動人心脾處。其清麗明舊之美，只龔定盦約略似之。

又其「何處」一律云：

何處停儂油壁車，西泠終古即天涯。掃
蓮散貯春情斷，轉綠迴黃妄意除。玳瑁窗虛
延冷月，芭蕉葉捲抱秋花。傷心怕向妝臺照
，瘦盡朱顏祇自嗟。

此詩作於民國二年，年三十歲，詩中已有遲
暮之感了。曼殊七律只此一首，另有一首五律「和
佳人」，五古一首「呈曠處士」，七古一首「和

三姊妹韻」，均如其絕句佳妙，尤以七絕為佳。曼殊可以稱為七絕聖手。「其吳門依易生韻」十二首，是他後期詩中的舊品。茲選錄數首於下：

碧城煙樹小形樓，楊柳東風繫客舟，故
國已隨春日盡，鷓鴣聲急使人愁。

江南花草盡愁根，惹得吳娃笑語頻；獨
有傷心驢背客，暮烟疏雨過關門。

碧海雲峯百萬重，中原何處託孤蹤？春
泥細雨吳趨地，又聽寒山夜半鐘。

萬樹垂楊任好風，斑駁繫向水田東，莫
道碧桃花獨艷，澗山湖外夕陽紅。

白水青山未盡思，人間天上雨霏微，輕
風細雨紅泥寺，不見僧歸見燕歸。

月華如水浸瑤階，環珮聲聲擾夢懷，記
得吳王宮裏事，春風一夜百花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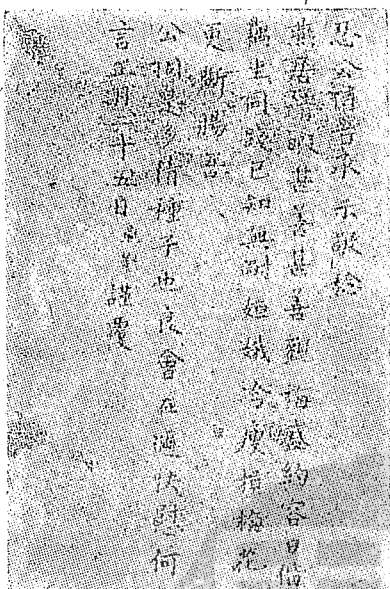
這些詩引起人的思古幽情，與人以風光旖旎的感受，把蘇州的情調予以美化了。揚州、蘇州、杭州是三個富有詩情畫意的地方，自唐宋以來，不知有多少人吟詠。以近時來說，曼殊這幾首吳門之作，與易君左的揚州弔古七律四首，郁達夫的杭州諸作，都是最膾炙人口的作品。

(三) 曼殊的散文著作

蘇曼殊的散文著作有論文，序跋，小說，雜記，書簡，譯著等。（包括英文及梵文）。可惜梵文譯作，因流行不廣，全部失傳。最有名的「梵文典」及梵文詩劇譯作「沙昆多遜」均佚失。又英文譯著「泰西羣芳譜」，「埃及古散考」，

中文英譯的「燕子箋」戲曲，都是很有趣的書，亦均佚失，誠為可惜！此外佚失的作品尚有「無題詩三百首」，詩是曼殊著作中的無上妙品，這三百首詩佚失，當是最可惋惜的事了。

曼殊的小說有「斷鴻零雁記」，「天涯紅淚記」，「絳紗記」，「焚劍記」，「非夢記」，「碎簪記」，「人鬼記」六種。「斷鴻零雁記」是曼殊自述身世的小說，但因曼殊的生母是何人，他自己生前也不知道，所以這小說的內容就與他的身世不盡相符了。此書當年流行很廣，曾譯為英文。民國初年的小說，是所謂鴉鴉蝴蝶派，用文言寫哀情，曼殊的小說，也未脫此窠臼。但他的文筆清麗簡潔，為他家所不及。中國傳流文人，多不以小說名世。詩詞，論著，跋跋，遊記，書簡等作品，常是各家文集的主要內容。舊俄文豪托爾斯泰晚年，仰慕中國孔老的著作，曾想



名詩人蘇曼殊書札文字，簡潔清新，圖為曼殊致徐忍茹墨跡。

將早年所寫小說收回燒掉，其內心的感觸可知。曼殊的作品，精華亦在小品文字。其文筆可直追晚明小品與唐宋人的筆記。茲略舉數則，奇文共賞：

文字因緣自序

「先是在香港讀 Candlin 師所譯葬花詩，詞氣湊泊，語無增減，若法譯離騷經，嚶嚶行諸篇，雅麗遠遜原作。夫文章構造，各自含英，有如吾粵木棉，素馨，（花名）選地弗為良。況詩歌之美，在乎節湊長短之間，慮非意譯所能盡也。納（曼殊自稱）謂文詞簡麗相俱者，莫若梵文，漢文次之，歐洲番書，瞠乎後矣……蓋梵漢文體，俱甚茂密，而梵文八轉十羅，微妙瑰奇，斯梵章之所以為天書也。今吾漢土末世猖披，文事弛淪久矣。大漢天聲，其真絕耶？」

這一段文字很重要，可看出曼殊的文學見解，他認為好的詩歌有文字與音律的關係，是不容易譯得恰到好處的。並認為梵漢二文，文詞簡練，遠非西文可比。他甚至認為歐洲文字，遠古均源於梵文，世上高等文字，只梵漢二文可以并列。末歎當時文事弛淪，大漢天聲將絕。吾人居今日，更應知所奮發了。

跋畫三則

「癸卯入吳門，道中聞笛，陰森淒楚，畫示諸同學。」

「晦聞居士客余於藏書樓，寒風蕭瑟，落葉打肩；居士命畫，作此質之。居士得鳥有『夕陽無限好』之感耶？」

三

「甲辰遊暹邏之錫蘭，見崦嵫落日，因憶法顯，玄奘諸公，跋涉艱險，以臨斯土，而遊跡所經，均成往蹟。予以繫身情網，殊海陸陀。今將西入印度，珮珊與予最相愛者也，屬予作圖。適劉三贈予詩到，詩云：『早歲耽禪見性真，江山故宅獨愴神，担經忽作圖南計，白馬投荒第二人。』因畫此留別。嗚呼！異日同赴靈山會耳。」

這種三言兩語的跋文，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才思與修養。古人中以東坡志林最為雋妙，曼殊彷彿似之。也可以說是散文詩。而曼殊更常以畫為詩，每於幽懷深遠，文字語言所不能表達時，輒以畫示意。他的書法像李北海，畫則一團天機，自成一派。可惜今日已不易見到了。馬仲殊記曼殊軼事云：「曼殊善繪事，每於風清月明之夜，振衣而起窗促作畫，既成，即揭友人之帳而授之。人則僅愛之耳，若感其盛意，見於言詞，語未出口，而曼殊已將畫分為兩半矣。曼殊一生，事多類此，人謂其浪漫，實真活佛也。」

書簡三則

「劉三長者台下：會少離多，曷勝海燕風萍之感。曼前月過滬小住數日，至月之初四，停棹西湖，盈眸寂樂……日間當返滬

，如何償靈山此願，則蒲團上具有華那，梵音中能造一新世界否？餘無可言，西風滿天，伏維珍攝，以慰此謫蒼露白之思也。」（與劉季平書）

二

亞子，君武兩公侍者：久別思彌結。邇者振大漢之天聲，想兩公均在劍影光中，抵掌而談。不慧遠適異國，惟有神馳左右耳……天梅止齋近况何似？楚儉兄近居滬否？

不慧又病月餘，支離病骨，誰憐季子？今擬十二月過歸故國鄧尉山，容我力行正照。屆時望諸公惠存，為我說銷魂偈。君武，亞子願耶否耶？十月二十八日，三郎伏枕上言。

（與馬君武，柳亞子書）

三

連日甚寒，晨間小雨如烟，不能掃小園子。午後試新衣，并赴源順食生薑炒雞三大碟，蝦仁麵一小盤，蘋果五個。明日肚子泄

否？一任天命耳。某君勸勿歸，然則中秋月餅，且無福消受，遑論其他。」（與邵元冲）曼殊集這類雋妙的文字頗多，舉此數則，略嘗一嚮。他有天生的文人氣質，名士風流。論者謂曼殊散文，絕無海派文人江湖味，無迂夫子古文頭巾氣，亦絕不似炫耀者一意堆砌辭藻。他惟以飽涵詩意之筆，宛轉描寫。「穠纖得中，修短合度。」二語，可以當之無愧。處文章蕪雜之世，讀曼殊文字，真有簡潔清新之感。

戴笠與我共硯記

勞建白

民國十五年筆者投身黃埔軍校，入學報到後最初派到北教場，後又編撥至沙河，待一切安定正式上課後，同學之間始漸有交往，與我同一個課桌，坐在我右邊的是戴笠，因為他常有把頭偏向一邊的習慣，而口也常張開，不用鼻孔呼吸，尤以星期天常來找他的那位朋友，更是臉斜腿細聲音柔弱，不能使人發生好感，後來才知他名徐亮，江蘇無錫人，大學畢業後，再來進軍校，學識能力比我高明多了。有一天自習的時候，戴笠用一張最大的信紙斜斜的向右邊放着，偏了頭用毛筆在寫信，我以前常在有意無意之間用右肘去妨礙他看書寫筆記，

這時始覺頗有耿耿似的向左邊讓了一讓，而眼光亦於無意中看到了他那雖有體，實頗怪的大型字，還在寫着『心香一柱，遙祝健康』兩句，向他母親稟報平安的家信。這才引起了我內心的共鳴，因我那時也有老母在堂，他把信寫好之後，才毫不經意的微笑着隨便問了我一聲：「你不是也需要寫家信？」至此我們才正式有了交往，也常討論些學術上的問題，對主義，對時事我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，因此也奠定了我對三民主義信仰的基礎。戴笠平時不多說話，但言必有中，行事待人，頗有古俠士風，且常以母教自勉兼以勸人，駐防東莞實行

清黨時，由於他的建議，致能順利完成，因此這次的卓越表現，已成爲同學中的人望了。不久之後，他因參加騎兵科，我們也就分散了。以後多少年都無聯絡，一直到二十二年，我在陸軍官校任少校區隊長時，他請我在南京鷄鵝巷吃飯，才見了面。並且拿出校長蔣公給他的電報給我看，「在杭州警官學校服務兩年，即無條件保送德國留學」。他勸我也去杭州，因基於老同學的情誼及有去德國留學的希望，從此就作了他的部下，永未逾越，也再不敢當面叫他戴笠了。

× × × ×